



# 好骆驼 宝记

1287.5/63



陈伯吹

北京出版社

# 好骆驼寻宝记

陈伯吹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# 好骆驼寻宝记

陈伯吹 著

\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.375 印张 21,000 字

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

书号: 10071·483 定价: 0.14 元



“哎哟，在那遥远的地方  
有一宗无价之宝哪！”

这位披着蓝黑开叉大衣、  
穿着雪白毛绒衬衫的燕子，是  
个旅行家。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  
这样一个让大家兴奋得睡不着觉的消息。

好消息象长了翅膀，从白山黑水，南溟北岳，滇  
池洪湖，柴达木和克拉玛依，直到拉萨和日喀则，日  
月潭和阿里山……到处传了开来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  
惹得飞禽走兽的国度里，个个雄心勃勃，跃跃欲试，  
一分一秒钟都呆不住，火烧火燎地要寻宝去。

清早，山顶上  
丛林里的空气新鲜  
得很，大象从山坡  
上晃着庞大而又笨  
重的身体，一步一  
顿地走到原野上  
来。他那不住扇动



的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，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。“不管是真是假，总得花点力气去找一下，别错过了机会！”他想着，背起两千斤香蕉，高举起长鼻子，迈开四根圆柱子般的大腿，好象带领百万大军打头阵的开路先锋。可是他又想到，“我得邀上我的妻子。”

大象猛赶猛冲地赶回家里来。

母象看见公象这副模样，大吃一惊：“老头儿疯了？这么莽冲莽撞的？——可是，昨晚在山谷丛林里他还是好端端的……”

她疑疑惑惑地问：“老头，上哪儿？急得这个样子？”

“还不快走？寻宝去！”他斥责他的妻子，这样的好消息不该漫不经心地放过。

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老婆子，别婆婆妈妈了……快走吧，助我一‘鼻’之力！”

花果山上孙悟空的第一百零八代玄孙青脸的金丝猴，这天从高山密林中下来，无意间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二话没说，鹞子翻身跳下树来，抻抻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儿，挠了挠腮颊，手往眼上一搭，眼珠滴溜溜一转，身子往前一躬，马上跑到水帘洞去，摘下十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，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，往肩上一搭，使出他老祖宗传下来的翻跟斗的绝技，自言自语了一声：“寻宝去！”

白眉长臂猿正伸开两条长臂，紧握两树的枝桠，玩荡秋千的把戏。他看到金丝猴出门赶集的样子，不觉好笑：“这小子想买什么宝贝，这么早就出门？”

“当然是宝贝啦！”金丝猴是个精灵鬼，耳朵挺灵，用嘲讽的口气回答：“早去早得，迟去没得，你没尾巴，靠边站！”

长臂猿一听，着急了：“上哪儿去寻宝？”

“你啊，胳膊虽长，可脑袋瓜太小！”

长臂猿胸膛上仿佛中了一箭。他憎恨这个精灵鬼的话刻薄而又尖锐，只是他又很贪心。现在听说寻的是宝，心想：“可不能放过啊！”只得厚着脸皮、死乞白赖地说：“咱俩是好邻居，这回你拉我一把。”

金丝猴脸蛋更青了，暗地里好笑：“昨天黄昏，他趁我不在家，象贼那样，鬼鬼祟祟地，臂儿伸得那么长，来偷水蜜桃。要不是我在河边远远地望见，高喊一声：‘谁？’——家里储藏的枇杷、草莓、柿饼早就给他偷光了。这也算得上好邻居？嘿嘿！”

金丝猴没理睬他。

“拉我一把，一同去吧！”又是一声可怜的求乞。

金丝猴怕他恼羞成怒，会用两条粗壮的长臂，没头没脑地揪打自己，就假意答应：“我在分水岭那儿等着你，你慢慢地来。”说着，耸一耸肩膀，一个跟斗翻

身走了。

长得比三层楼还高的长颈鹿，清早起来，慢腾腾地移动长腿，若有所思。他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很象从象牙塔里踱出来的一位风雅高贵的诗人。正当他昂起头，斯斯文文地咬下一片阔叶子，要细细咀嚼的时候，那淘气的风孩子，鼓起两颊，把燕子传送的这个消息，吹火筒般地用力吹进这位高个叔叔的耳朵里：“哎哟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一宗无价之宝哪！”



长颈鹿眨巴了一下大眼睛，半张碧绿的阔叶子还叼在嘴巴外面，就昂起了头，向四面八方来回观察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撒开四条长腿，一蹦一跳地奔跑起来，一边跑、一边想：“不知宝在哪里？可有宝总得寻嘛——我寻宝去！”

平时爱“哇啦！哇啦！”吵闹的乌鸦，半夜里会突然地叫起来，既不象杜鹃的夜哭，又不象鸱鸃的怪叫，声音实在难听。黄莺叫他“黑妖精”，画眉叫他“丧门神”，大伙儿都咒骂他们是“不吉利的老东西！”说什么“这片昏天黑地的乌云就是他们叫喊来的！”又说什么

“这阵刮得树林发抖，让咱们家倒塌的大风也是他们召唤来的！”……群众的意见真比夜空里的星星还多。这对老乌鸦怕众怒难犯，也就收敛了一些。有一个时候，他们在窝里悄悄地说话。可是没多久，老脾气发作，按捺不住，又“哇啦！哇啦！”大喊大叫起来。这样，又遭到群众的呵斥，日子很不好过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。”两只老乌鸦倒也有点儿自知之明，商量了好几次，决定搬家。他们在远离大伙儿居住的黑松林旁，看中



了棵高大的银杏树，一边“呜哩！呜哩！”叹着气，一边“哼哼！哈哈！”筑了个窝，在那儿安家了。

他们因为住得高，什么信息总是先听到。这天早上燕子捎来这个百年难得的好消息，他们憋不住了，就大声地把三个儿子叫醒，一同飞出去，还“哇啦！哇啦！寻宝去！寻宝去！……”高兴得乱喊一通。

住在冰天雪地的大黑熊，他吸取鼯儿借不到粮饿死在柳树底下的教训，在冬天来到之前，大显身手：上树采野果，下水摸鱼虾，跑到田里掰玉米棒子，闯



进蜂场放肆地饱吃一顿蜜，连路边的杂草也要抓一把来往嘴巴里塞，真是碰到什么吃什么，比一大群蝗虫还厉害。胖乎乎的身体里全是脂肪，老远望过去，跟一块黑石碑差不离，只差刻上“偷吃懒做”四个字。

他不爱劳动，不锻炼，也不讲究清洁卫生，连自己住的房子也不会造，到“北风卷地百草折”的大雪天，才慌慌张张找个向阳、背风的山洞，钻了进去，闭上眼睛，摊开四肢，尽情地享受“蹲仓”之乐。

说实在的，他在快乐中也有懊恼，只要一想起和老农民合作种萝卜的事就恼火：当年看到萝卜长得好，绿叶子大而肥，就告诉那庄稼汉，他要收割上面的。不料又脆又嫩又可口的萝卜躲在下面，那上面的叶子，又苦又涩，真是上当吃亏了。第二回合作种麦子，他当然告诉庄稼汉他要下面的了。不料鼓鼓的有甜味的麦粒都在上面，下面茅草般的根须毫无味儿。他眼看那个庄稼汉美美的、满载了上千斤麦子回家，既心疼，又难受。他后悔自己贪心，也恨自己愚昧无知，更恨那庄稼汉。可庄稼汉是人，人聪明，奈何不得，加上他仍然贪吃懒做，坚决不改，又能怎么样呢？……

大黑熊在朦朦胧胧中，早就听到了燕子、乌鸦和喜鹊飞过的声音，就是不肯从暖洋洋的窝洞里拔出身子来。可是当他蓦然听到大象沉重快速的脚步声、长

臂猿向白头翁问路寻宝的声音时，一下子清醒过来。

“什么事？寻宝去？什么宝，哪儿寻？……”一连串的问号搅得他头昏脑胀。不要以为他呆呆木木，傻头傻脑的，遇到生活上的事——吃、喝、玩、乐，却从来不迷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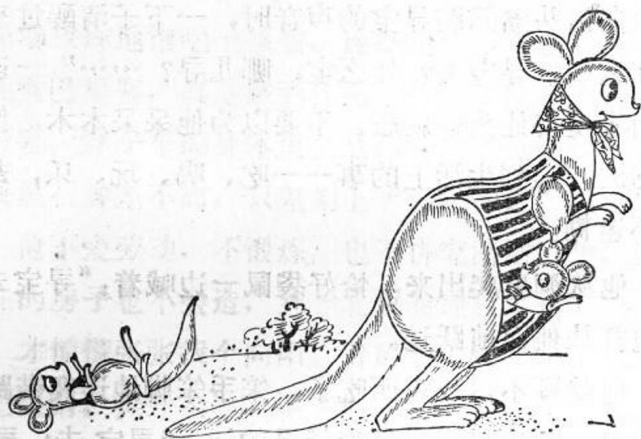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从洞里爬出来，恰好袋鼠一边喊着：“寻宝去！”一边打从他面前跃过。

他就顾不得找东西吃了，笨手笨脚地连爬带跑，咕哝着，呼哧着，重复着袋鼠的话：“寻宝去！寻宝去！……”

袋鼠也是从燕子那儿得到这个“寻宝”的消息的，马上把四个孩子放进育儿袋里。最小的孩子——出生只有一个月零二十三天，贪玩，不愿在妈妈的袋里呆着，也被他妈抓起来硬塞进袋里。他只好眼泪汪汪地把半个身子探出袋外。

袋鼠得宝心切，一蹦就是三四米，孩子们在袋里东倒西歪，小脑袋瓜儿都碰疼了。可是他们的妈一心想的是宝，——寻到宝就是寻到一笔财产，好当上“百万富翁”，不，不，她只不过是“百万富婆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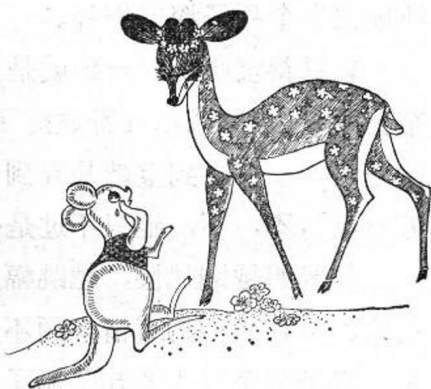
袋鼠妈越蹦越快，越跳幅度越大。她尽管还是个母亲，可孩子们的事情都顾不上了。有一次，一蹦十米，竟把那个最小的儿子抛了出去。小儿子在她后面



“妈呀！妈呀！”地叫，她哪里听得进去？在她耳鼓上打响的只是“寻宝去！寻宝去！”……

在袋鼠后面紧跟着的是一只梅花鹿。她是个女赛跑家，创造过百米五秒四的新纪录。你看她：披着一件栗红色上面布满梅花状白斑点的外衣，体态轻盈，一跃一跃行云流水般地飘向前去。

她那和善的脸上，两只大眼睛里忍不住淌出两颗明亮的泪水。咦？“寻宝去”是件高兴的事嘛，怎么会落泪呢？原来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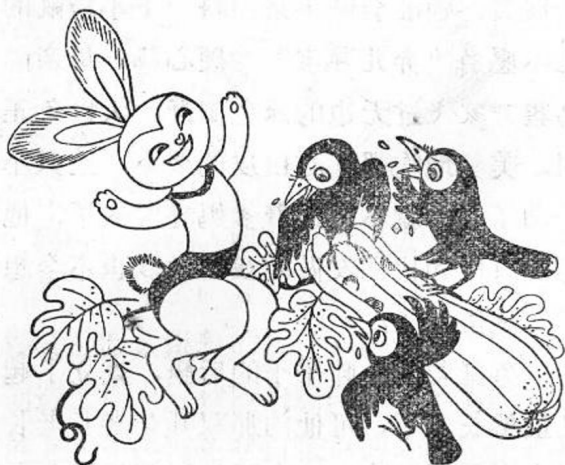
她看到袋鼠妈的小儿子被抛了下来，自己没有育儿袋，也没长角可以挂带他，心头一酸，热泪就淌下来了。要不是从新疆奔来的高鼻羚羊、从好望角山地赶来的、浑身有黑色横纹的斑马的有力的“得！得！”的蹄声催促着，她准会停下来照料一下小袋鼠的。她相信自己不愿当“弃儿寻宝”的硬心肠的母亲！

乌鸦一家飞过无边的绿色田野，大白兔正蹲在田畦中间，美美地吃那红心白皮的萝卜。三只小乌鸦瞥见了，动了心，就不想跟着爹妈寻宝去了，他们想的是有吃、有玩和找朋友做游戏，做梦也不会想到“寻宝发财”这捞什子！

大白兔挺着两条胖乎乎的后腿，直立了起来。他的尾巴虽然长不了，可他的那双耳朵老长老长，如今猛听得空中瑟瑟发响，这个胆怯懦弱的孺头，以为是黑风怪从天而降，要呼风唤雨，打雷下冰雹呢！他那裂开的上唇发抖，眼睛火红火红，短尾巴摇个不住，直等到听清是乌鸦的叫声，才安下心来。他定神一看，真的是乌鸦，而且还是三只小乌鸦。

他想到去年夏天，在大青山脚下的一片草场上，当他和乌龟赛跑，自己因为骄傲打盹而失败了的时候，那一对老乌鸦和他们的三个小崽子，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“嗯！今天也该让我来和他们开开玩笑了吧！”

“你们三个老鸹的儿子来吧，”大白兔假献殷勤地招招前肢，“来吧，来吧！这儿有甜瓜，请，别客气！”边说边指指那橙黄色、纺锤形的，上面有突起小瘤的苦瓜。



小乌鸦们口渴，肠饥，猛地一啄，满口苦味，“苦哇！苦哇！”地乱叫起来。

兔子却笑出了眼泪：“我，我骄傲……你们，你们无知……咱们是半斤八两。谁也别笑谁，更不要笑得过早！……”

狐狸老是翘起那藏不住的蓬松而又柔软、滑润的美丽的尾巴，慢条斯理地走路，看起来十分温文尔雅的样子，但是与其说她聪明、机灵，不如说她狡猾、

傲慢。此刻，她听到三只小乌鸦的声音，不觉动心了。她忘不了自己巧施计谋，曾诈骗到老乌鸦嘴里衔着的肥肉。如今来了三只小乌鸦，当然更不在话下。毛头小伙子，还怕不上我老娘的当。但是当她抬头一望，不由得失望了：三只小乌鸦嘴巴里什么也没叼着，倒是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，还要人家给他们喂食。“呸！这些小崽子！”她只好夹紧美丽的尾巴，回到坟山脚下精心建筑的“三窟式”的洞里去。她怕猎狗追踪她：尾巴向左一甩，身体向右一拐；尾巴向右一甩，身体又向左转。多刁呵！至于“寻宝”嘛，让大家嚷嚷去，反正她打定主意：“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宝在哪里？天晓得！”她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实利主义的信徒。所以，即使熟了的葡萄，累累地悬挂在她头顶上面，如果她蹦跳起来吃不到，也会这样安慰自己：“白痴才会流口水，这不是苦果子，便是酸葡萄！”

随后，大路上来了一只胸部丰满，大脚厚蹼的白鹅。她伸长着脖子，摇摆着身体，不松不紧，不快不慢地走着。

这位鹅大妈紧闭扁嘴，望着又高又远的天空，恍恍惚惚地想起了什么——一千多年前唐朝诗人骆宾王热情赞美她的诗句：“……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青波。”不禁有些飘飘然；但想起有人贬低她“……鹅

在人间随鸭群”的诗句，又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忽然她身体象个白圆桶那样滚动得快起来了。

“要是我找到了‘宝’，这个法宝让我飞起来，岂不一步登天，直上青云了……”她几乎不敢再想下去了，

“那时候呵……那时候呵，还怕天鹅不来向我认亲！大鹏鸟不就得和我‘称兄道弟’了吗？……不，不，我说错了，应该是‘称姐道妹’……”

她身后陡地响起了一阵“呷！呷！呷！……”恼人的喧哗声，这是心直口快、胸襟坦荡的鸭大娘，带领了大大小小的七八个儿女，为了寻宝也赶上来了。这样就干扰了她回嗔作喜的心情，打断了她渐入佳境的思路。“这女人不识相！……”她嘀咕着，“白圆桶”滚动得慢起来了。

鸭大娘气喘吁吁地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赶上来了。她吃力地跑着，亲亲热热地喊：“姐姐，您请等等，我们就赶上来了。啊，要不是鸡大嫂和她鸡老公吵嘴，食火鸡来劝解，我还不知道有‘寻宝’这事儿哩……”

“谁是你的姐姐？你配！”

“姐姐，你怎么不招呼我一声就走了？”

“谁是你的当差？一定得通知你，呸！”

“喂，喂，姐姐！走慢点儿，咱们一块儿走，寻



宝嘛，多几双眼睛有好处——您还不知道，我的小家伙们都是聪明的孩子，眼睛可尖呢！”

白鹅不理不睬，却把脖子伸得更长，额上的肉瘤挺得更高，一股劲儿地摇摆白圆桶般的身子向前快跑。

鸭子心里不是滋味，眼里滚出热泪，但是她很能体谅人家：“不怪她，不怪她。她身强腿粗，不快走不行。寻宝嘛，哪个不急得象在火烫的油锅边儿上团团转！……”

这时候，她的亲戚们绿翅鸭、麻背鸭、斑嘴鸭、罗纹鸭、秋沙鸭、花脸鸭和凤头鸭，还有北京鸭，一窝蜂似的都来了，欢欢喜喜、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走。鸭大娘才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去，不一会儿，就又高高兴兴的了。



这些鸭子们，一路上大声地吵吵闹闹，究竟在讲些什么？有的说：“跑了这么多路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宝？”有的说：“咱们人多，宝一定能找到！”有的说：“咱们找到了，‘二一添作五’，‘四一二余二’，平均分。”有的说：“不要分，大家公用。”有的说：“把宝卖掉，买个清水池塘，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、痛痛快快地洗澡。”……

老公鸡昨天黄昏，在厨房窗子外面的破钵里头啄到了宴会席上剩下来的酒酿，觉得味道好，就不停地啄，啄了个精光，连钵底的青花也见了天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公鸡觉得头有点儿晕，眼有点花，身体有点晃。

平时“咯，咯，咯！”地爱问长问短的老母鸡，看到她丈夫神情恍惚，当然要问了：“老头儿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多吃了点儿酒酿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小半钵。”

“你也不让我和孩子们吃点儿？”

公鸡醉醺醺地：“别罗哩罗嗦了，我睏……”说着，蹲下去睡着了。

老母鸡一肚子的气没处出，打发她儿子早点睡